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三回 樗蒲賽色

話說魏進忠做了祀禮長班，侍著本官寵了他，賺錢如土塊，吃酒似鯨吞，終日作樂。每夜忘歸，竟自相交一班衙門裡的人，遊蕩玩耍，又不想李貞、劉嶠的情了，也不回兵仗局裡去了。衡坊上又有那些好閒賭博的人來勾搭他去賭錢。□駙馬街，有個王小二開賭場，訪得魏進忠是個濫賭濫嫖，肯出手的人。遂叫合了專一同伙相識弄人的一行光棍，商量道：「那禮部長班魏官兒，是好主兒。你們去說誘他來做一做。我和你們落得弄些錢來用用，有何不可。」

中間有個人姓張名成，生得面紫，人都叫他黑張，極是伶俐尖巧，見景生情的，專靠幫閒賭博營生，不知他哄壞了多少良家子弟，又攬掇敗子們賣了多少房廊屋舍、田地山場，便對王小二說：「你要我去引他來時，須要辦些好酒、好飯在家，吃一個快活。待我去弄得他到來，要□二分奉承他。再尋個好標緻姐兒伏侍他，他便戀住了。隨他使乖，不弄他一個銅光也不罷休。這叫做攪得水兒混，大家好捉魚。」

王小二聽說，心裡喜歡，叫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我一面去整備著，你們一面去說合他來。」那黑張原會唱些弦索調，又會說些笑話，又好管些衙裡的事，因此常與進忠酒樓上相會，兩個極說得來的，便起這個念頭，一直來尋這魏進忠。

卻說進忠正有一樁好公事忙哩。什麼公事？

北京城有個教坊司，是屬禮部管的。有一個江西劉監生，進西院遊玩，簾兒內瞧見一個姐兒，就動了火，要嫖他，叫小廝訪問著。這姐兒姓蔣，叫做素娟，果然是絕色。有一個河南鄭公子包著，不接客的。這監生定要歇她不能夠，便尋著一個兒珠翠的周賣婆，做牽馬兒。這婆子專在院裡走動，原曉得有人包著，對劉監生說道：「娼娘是鄭大爺包定了，下見人的。她偶然出來簾內站一會，被相公看見了。相公但是想她，明日待婆子去引她在門首來。相公試走過，叫聲『婆子說話』，斜眼兒瞧她，留些情趣。待她進去，婆子拿言語挑她。如有意了，也只好趁著鄭大爺不來時，到夜深進去，黑早出來，悄悄地裡偷上罷了。」劉監生道：「妙妙妙！」

次日婆子拿些好珠子去，與素娟看。素娟心裡愛了，說道：「且自在這裡，待明日鄭大爺進來，兌銀子與你。」那婆子便起身，素娟送出來，挽著手同行，到大門首，正遇見劉監生便叫道：「周媽媽，這幾日怎麼不到我那裡來？」素娟急忙轉身，被這婆子扯住不放手，就叫「娼娘相見這相公何妨」。那劉監生也不待素娟回言，即忙趨進門來，對素娟深深著地拜個揖。素娟側著身子道個萬福，看見這監生溫柔豐采，也動心了。兩個笑吟吟的。卻說冤家路兒窄，正撞著鄭家小廝送折枝花來看見了，三人都驚散去。

且說那小廝原是鄭公子的幸童，叫做馨兒。因愛了素娟，就拋了馨兒。這孩子一向碾酸，忍在肚裡，便捉這個破綻，回去就傳個是非。那公子大鬧起來，走到素娟家裡，把房戶打得粉碎，嚇得素娟脆著哀哀地哭。不容分辯，拳頭腳尖，可憐把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，打得七傷八損，橫倒在地，不數日就死了。

那龜子連這劉監生、周賣婆都告在禮部。本官看顧魏進忠，就差了他去。那進忠便狐假虎威，大驚小怪。一個是有錢的監生，說她因奸致死。一個有勢的公子，說他威逼致死。憑他捉弄，任其鬼搗。都曉得本官只聽他話的，就詐騙兩家一千多兩銀子，又憑他講和，貼著龜子五百兩買姐兒的身價，把一場大禍就解開了，並不賺那龜子分文。合院都稱贊進忠好人。姐兒們都混熟了，個個喜歡他的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黑張來見進忠，知道了這樁賺錢的事兒，倒不引他到王小二家去賭了。自己也幫魏進忠兜攬這事。鬼扯腿，虛撮腳，也著他混了四五□兩銀子。這是進忠作承他的。黑張眼見得進忠賺了許多的銀子，事完之後，便起謀心來。說道：「我張成承魏老爹美情，得了這些銀子，今日做一個小東在家下，奉屈老爹去坐坐兒。」進忠道：「咱沒甚大意思作承你，怎麼好擾你。」黑張道：「只一杯水酒，沒什麼好看饌，魏老爹不嫌簡慢，便是恩上加恩了。」進忠笑嘻嘻道：「你先去，我一定來的。」那黑張趑躅轉身，急跑到王小二家來，說道：「老魏執意不肯來，被我幾句話，便應聲來了。」

王小二急忙去安排酒席。西院裡去請一個有名的姐兒，叫做蘭生，又尋個會唱會賭的柳文卿來陪酒，俱已完備。黑張又去邀那進忠。進忠正騎著一頭銀鬃紫騮馬來了。黑張迎著道：「家下屋窄小，借個朋友人家，等候多時了，趕來接老爹過去。」黑張便馬後承受著，直引到□駙馬街王小二家。黑張前來帶住籠頭，進忠跨下馬，眾人都出來迎接。到堂中一齊相見過了，看著擺設的筵席，就是請官府一般的。進忠道：「張大哥怎麼這等費事，倒不像個相知了。」張成道：「小設原不堪請老爹的，略表下情便了，只請得一個姐兒奉陪。他說曾會過老爹的。」進忠道：「不敢欺，這姊妹行中頗認得幾個，不知是誰？」王小二道：「是西院蘭生。」進忠笑道：「噯，她極會抹牌擲色賭錢的，甚是標緻有風趣。如今這些大老都與她往來，正是『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』，想必就是她嗎？」張成、王小二道：「正是。」進忠道：「快請出來。」蘭生便在堂後輕移蓮步，裊娜娜娜走將出來，非常美貌，怎坐打扮，但見：

蛾眉帶秀，鳳眼合情。腰間弱柳迎風，面比夭桃映日。雲鬢半卸渾如鴉翅慵飛，檀口微開恰似朱櫻一點。白綾氅罩著百花紅襖，繡羅裙裊出雙辮金蓮。丰姿豔麗果然光彩射人，體態輕盈端的聲容傾國。都道蕊宮仙子謫人間，卻是月裡嫦娥臨下界。

進忠一見了，滿面堆下笑來，還不曾吃酒，心先醉了；才得一見，骨頭都酥了。進忠與蘭生寒溫了一會。張成前來定席。進忠上坐了，便扯蘭生同席。兩人一堆兒坐著，調情玩笑。進忠道：「我前日在你院中蔣家多時，不曾來親近得蘭娘。心裡常想，只是蘭婦來往的都是貴人，咱不敢仰扳。」蘭生笑道：「是魏爺不肯賜顧小妹子，小妹子豈敢不接見魏爺。我們合院姊妹都是仰慕魏爺的。」兩個人竟講做一家，也不睬著許多陪客，甚是綢繆得意。交杯遞盞，不勸自飲，酒至半酣，進忠對眾人道：「咱聞蘭嫂抹牌極精，我們大家鬥一副兒。」張成道：「請老爹再寬飲幾杯。」柳文卿道：「小弟還要奉只小曲兒敬酒。」蘭生又道：「小妹子拼得在此陪魏爺□日，隨你抹牌、擲色比賽手段去，今日且不要忙。」進忠道：「咱也不怕。」哈哈地大笑。又說道：「都要現管。」眾人答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重新上了席。王小二、張成一人一遞來勸酒，柳文卿唱著，蘭生把弦子兒彈著：

花褪殘紅香瘦，院靜綠陰清晝，佳人鏡裡半卷羅衫袖。景物幽，臨池送酒籌。桃花扇底聞歌奏，也勝蘭橈杜若洲。忘憂，亭亭映碧流；還憂，瀟瀟不耐秋。

一點芳心迤逗，柳葉眉兒頻皺。前春病了，今春又心暗羞，朱簾懶上勾。菱花也獎我，笑我因誰瘦。只為你冤家，教我情掣肘。風流，凝妝上翠樓；休休，黃花蝶也愁。

進忠回敬了王小二、張成的酒，又吃了一會道：「夜深矣，醉了。蘭生同到我小寓去何如？」王小二道：「在下已收拾一間書房，鋪設齊備，要留魏爺同蘭娘在此荒宿了，明日大家鬥一日牌兒何如？」進忠暗喜道：「正合著俺的意見。」謝道：「只是攪擾不便。」王小二道：「請魏爺也是難得來的。若不棄嫌，就住一個月也何妨。」進忠高興起來，燈下看了蘭生，一發渾了，便與蘭生划拳較量，盡歡太醉，兩人進房安歇了。

明日進忠就迷戀住蘭生，眾人極其譏趣幫襯。進忠便著人去取了銀子來，又推病告給假，整日擲色、鬥牌。被眾人串同蘭生，做定了圈套，輸時多，贏時少。半個月間，就去了六百兩銀子，弄得人都昏了。牌兒都是底張，骰子偏掄下色，囊中看看不多了。

這蘭生與進忠有心相厚了，轉念道：「他們捉弄得夠了，拿我做訛騙得銀子，又是他們分了去，卻又毒害都在我身上。」夜裡枕邊便對進忠道：「魏爺告假已滿期，帶來銀兩又廢大半了。小妹子勸爺止了吧。哪有盡期？我也要回去的，也被他們捉弄了。」進忠聽著這句話，便忽然提醒了。卻自懊悔起來，算道賭不如嫖了。進忠道：「這是蘭娘真心愛我的話。咱親自送你進院去，便離

了這班花子。」

清晨起身梳洗完了，吃過早飯，進忠對眾人說道：「我要進衙門去，今日告別了。」王小二、張成心裡想道：「弄了他這些銀子，我們也好脫手了。趁此機會，由他自去，是個鴛鴦兩卸了，不得怪我們。」口裡假留道：「魏老爹再住幾日便好，怎麼猝地裡就要去。果然要進衙門，不敢強留，今日我們備一杯水酒，與魏老爹同蘭娘暢飲則個，明日去吧。」進忠道：「部裡事體又多，假期又滿，咱當得本官怪的！」就要別了，收拾銀兩，放蒞拜匣內，衣服裝在皮箱裡，買了綢緞兩匹，玉簪一枝，封銀三□兩送與蘭生。

且說王小二、張成背地裡對蘭生道：「我們看老魏渾在你身上了，他還有三四百兩銀子。都是你家的了，這是我們放個空兒。只要蘭娘心裡明白，各不要破人的生意便了。」便擺酒飲至傍晚，才離了王小二家。正是：

功名路上多男子，賭博場中少丈夫。

進忠騎著馬，蘭生乘著轎，雙雙進院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